

非传统安全与当代世界译丛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译丛主编：余潇枫

Human Security and the UN:
A Critical History

人的安全 与联合国： 一部批判史

奈尔·麦克法兰 云丰空 著

S.Neil MacFarlane

Yuen Foong Khong

张彦译

晋继勇 刘金华 校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非传统安全与当代世界译丛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译丛主编：余潇枫

Human Security and the UN:
A Critical History

人的安全 与联合国： 一部批判史

奈尔·麦克法兰 云丰空 著

S.Neil MacFarlane

Yuen Foong Khong

张彦 译

晋继勇 刘金华 校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的安全与联合国:一部批判史 / (英) 麦克法兰, (英) 云丰空著; 张彦译.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1. 6

(非传统安全与当代世界译丛 / 余潇枫主编)

书名原文: Human Security and the UN: A Critical History

ISBN 978-7-308-08762-9

I. ①人… II. ①麦… ②云… ③张… III. ①安全科学—研究 IV. ①X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08616 号

浙江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11—2010—27 号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10 by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浙江大学出版社所有。

未经许可, 不得翻印。

人的安全与联合国:一部批判史

Human Security and the UN: A Critical History

奈尔·麦克法兰 云丰空 著

S. Neil MacFarlane and Yuen Foong Khong

张彦 译

-
- | | |
|-------|----------------------------------------------------------------------------------------------------------------|
| 丛书主持 | 葛玉丹 |
| 责任编辑 | 葛玉丹 |
| 封面设计 | 魏剑黎 册 |
| 出版发行 |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
| 排 版 | 浙江时代出版服务有限公司 |
| 印 刷 | 杭州日报报业集团盛元印务有限公司 |
| 开 本 | 640mm×960mm 1/16 |
| 印 张 | 24.75 |
| 字 数 | 320 千字 |
| 版 印 次 |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
| 书 号 | ISBN 978-7-308-08762-9 |
| 定 价 | 48.00 元 |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 (0571)88925591

总序

和众多学术术语一样，“非传统安全”一词源自西方语境，最早出自国际安全研究领域。冷战后的国际安全研究包含两大趋势：一是以军事为主要内容的新“传统主义”；二是将安全概念进行扩展和深化的各种非传统视角，诸如建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批判安全理论、人的安全研究、后殖民主义和哥本哈根学派等。后者的研究视角挑战了传统的军事和国家中心主义，但它们彼此在指涉对象的深化（包括“非国家”）方面、在领域的扩展（超越军事部门）方面以及在对安全的理解（不仅仅是危险、威胁及紧急）方面又各不相同。因此，也造成了非传统安全研究内部本身的争鸣和论争。

近十年来，亚洲反思非传统安全的关键问题有：安全分析的理论基础以及“安全化”与“非安全化”途径；安全分析的不同层次——国家、地区、地方与个体；超越了国家提供安全防卫的单一角色与能力，为公民提供安全与良好环境以确保其正常的生活需求；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在确保安全中的角色与作用；超越政治与军事领域来考虑新的安全议题，如健康、环境、移民、恐怖主义、跨国犯罪、多元主义和经济相互依赖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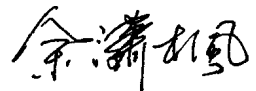
非传统安全研究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引起我国一些学者的重视，之后进入决策界的视域（我国政府从 2001 年起正式使用“非传统安全”一词）。无论是中国新安全观的形成，对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的倡导和支持，亦或提出“用更广阔的视野审视安全”，非传统安全问题正在上升为我国国家战略构架的重要内容，因为“在人类历史上，各国

安全从未像今天这样紧密相连。安全不是孤立的、零和的、绝对的，没有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就没有一国安全稳定”（胡锦涛语）。可以说，非传统安全是基于人类面临的诸多安全问题所萌生的安全理想，任何负责任的国家、政府和相关机构、组织，甚至包括个体，必须面对这一安全现实而有所思考和行动。

“非传统安全与当代世界”译丛力求通过系统的引介来从“更广阔的视野审视安全”。所选作品均为当前非传统安全研究领域的前沿著作，是对存在于世界各国的安全概念与方法的一次多样性的表述，希望针对非传统安全主要问题寻求安全可能覆盖的边界，寻求安全政策与安全维护的可能性路径。“用更广阔的视野审视安全”，更广阔的视野包含哪些方面？如何审视新的安全问题？如何调和不同的视角？……依然是学界和政策界争论不止的话题。本译丛试图“抛砖引玉”，引起国内学界更多的思考和兴趣，建立一个非传统安全研究者共同探讨的平台，也为我国安全战略的制定提供一些“额外”的视角和参考。

最后需要特别提及的是，浙江大学于2008年设立了非传统安全管理二级学科博士点和硕士点，旨在培养能在国际国内交互问题上有独特理论基础和实践能力的战略型、复合型高端非传统安全管理的专门人才。本译丛便是博士点设立后的一项系统性学术尝试，首辑译者多为学科点的青年学者和博士生，本译丛的编译出版也是对青年学者及学生的培育和鞭策，万望各界海涵并指正。

最后要感谢译者们的辛苦劳作，感谢中国外交学院学者们为本译丛校对工作所付出的辛劳，感谢丛书编委会专家的指导，感谢福特基金会、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对译丛出版的资助，感谢福特基金会驻中国前任首席代表华安德教授、现任首席代表费约翰先生长期以来对非传统安全研究给予的关注和支持。（2010年元月于求是园）



主编序

本书翻译的源起

本书的形成是基于联合国思想史研究系列中的一个独立研究项目——人的安全的思想史研究的研究成果。人的安全研究在非传统安全研究的诸多路径中,显得特别重要。它不仅使安全指涉对象从“国家”转向了“人”本身,而且使安全价值从军事方面的考量转向了军事之外的经济、环境和健康等方面的考量,进而使安全研究有了一个全新的分析框架。

2007年我在牛津大学访学期间与本书作者奈尔·麦克法兰有诸多交流和沟通,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对人的安全问题的多年关注,使他的许多观点具有前沿性与权威性。当得知我们研究中心拟将此书纳入“非传统安全与当代世界译丛”后,奈尔随即与联合国思想史研究项目负责人进行了联系,并将版权赠予我们。联合国思想史研究项目对翻译质量提出了严格要求。翻译初稿完成后,本书校者晋继勇博士等根据联合国相关专家的审阅意见,进行了大量的修改和认真的校正,保证了全书的翻译质量,本人在此深表赞赏和感谢。

“人的安全”形态的演进逻辑

从现有学术文献来看，本书是第一本对人的安全进行全面历史性考察的著作，全书从联合国的视角勾勒出了人的安全的总体演进逻辑，从三大历史形态进行了全面考察。

人的安全的“史前形态”。该书对人的安全的史前形态的考察以国家与个体安全的关系为中轴而展开。如对前现代时期的考察，分为古典时期、中世纪、专制国家出现、现代国家形成几个阶段。其演进逻辑与特征为：古典时期（建立在确定性权威基础上的秩序是人的安全的先决条件）→中世纪（国家优先于个体，对个体的暴力侵犯在宗教中有所限制）→专制国家出现（国家安全即其疆界、人民、制度和价值不受外界侵犯，个体的安全权利有了一定空间）→现代国家形成（主权原则的确立，个人的自然权利与人权理论受到重视）。再如，对民族主义时代国家与个体安全关系的考察，则依袭了这样一个逻辑：随着民族与国家的结合，公共主权开始形成，个人利益与国家日益融合，个体安全得到初步关切；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阻止成员国诉诸战争的集体安全机制得以建立，人的安全则更多地体现在难民制度的建立与发展、个体的经济安全问题开始被重视。

人的安全的“早期形态”。这一时期主要是指冷战时期和冷战结束时期。这一时期对人的安全的考察以联合国与人的安全的关系为中轴而展开。如1945年以来，联合国对次国家行为体、群体和个体的安全的关注，《联合国宪章》、《联合国人权宣言》的制定，联合国难民署对难民安全的重视等。同时，地区性组织与非政府组织对人权问题的关注使得个体的国际保护、冲突中的公民保护问题受到重视；战争行为文明化，人道主义干预特别是人权规范的国际化为人的安全理念的建构奠定了重要基础。而冷战结束后，随着两极格局的消亡，越来越

多的内战灾难出现,引发了国际社会对国家保护公民的能力问题的讨论,特定弱势群体的安全需求受到关切,因而,人的发展与安全之间的关系受到关注,“权利—保护”的安全观得以提出、“发展”与“保护”两种路径得以形成,人的安全议题成为联合国推动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实践方面的经典范例。

人的安全的“发展形态”。这一时期主要是以“人的安全”理念的正式提出与“人的安全”内涵的不断丰富为标志,传统的安全研究与安全政策受到日益增多的质疑,冲突防范被提上联合国议事日程,特别是人的发展与人的安全的相互关联的重要性越来越成为共识,进而形成了两个新维度,即从发展取向和保护取向上关注“人的安全”。(1)发展的维度,即以发展的“人性化”为基点,从经济维度考量人的安全,主要是关注人口增长、经济压力、环境恶化、贫富分化、金融危机等境况对个体安全的影响。《1993年人类发展报告》提出了“人的安全”概念,强调通过“人的发展”达到安全;《1994年人类发展报告》更是就发展和安全话语相结合的角度对“人的安全”进行了全面阐述,明确将发展视做“人的安全”的新维度。(2)保护的维度,即以保护人的权利不受侵犯为基点,从保护人们免受暴力威胁的路径考量人的安全。其主要的关注点包括:当国际社会某一成员的领土上发生严重的侵犯人权事件时,国际社会的其他成员和组织有何权利与义务;制裁对人道主义问题的影响;如何控制对人的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的特定武器(如地雷禁令、生化武器控制、小武器和轻武器控制)等。对人的安全的这般关注显然超越了国界,“人的保护”理念成为安全议程的重要方面。

“人的安全”难题的尝试解答

人的安全在研究上存有内容范围确定难题,如其概念外延与人权、人的发展的相交叉,其概念内涵也存有作为“类”的人类安全与作

为个体的“人的安全”的相“搅和”。而现实中，不同国家对人的安全的关注点亦各有不同，如加拿大和日本都是人的安全议程的最积极提倡者，但前者更关注“免于恐惧和暴力的自由”问题，而后者更重视“免于匮乏的自由”问题。再如，英国和法国都是禁雷运动中的重要成员，而美国则主要采纳了“经济安全”。人的安全的范围确定之难在于：局限于传统的国家军事安全分析不能应对冷战后新的安全威胁，而采用过于宽泛的人的安全分析又意味着分析可行性的丧失。本书作者试图找到一条中间途径来解决这一难题：把人的安全范围确定为拥有“免于有组织的暴力”的自由。

这一范围的确定，把以往的以“暴力”为核心的“免于暴力的自由”转换到了以“暴力来源”为核心的“免于有组织的暴力的自由”，也就是说“谁实施暴力、什么使暴力具有效力以及暴力如何被组织起来”成为人的安全分析的实质。其中，认为不安全因素来源于其他有组织的个体或群体，最大的贡献在于从“威胁源”上寻找路径，基本划定了“人的安全”的边界，作者以此来解释为何印度洋海啸没有被视为“人的安全”问题^[1]，而“9·11”恐怖袭击则被视为了“人的安全”问题。作者认为以这一界定来考察的话，恐怖袭击、种族灭绝（政策）、内战、国际战争、有组织的大规模强奸、严刑拷问以及埋设地雷等都可以列入对“人的安全”威胁的清单。作者进而强调，当人的安全的指涉对象从几百个“国家”扩展到60亿人口的“人类”时，有“组织的暴力”的视角才能使我们的分析在安全的“宽泛性”和“模糊性”中不迷失方向且保留其应有的价值。值得一提的是，作者认为“美国根本不具备合适的条件来推动‘人的安全’议程，因为该国的一些内外政策与把人放在首位的原则存在冲突”，“一旦涉及安全，美国甚至会支配联合国的观点”。

把人的安全范围确定在“免于有组织的暴力的自由”上的另一意

[1] 当然，关于自然灾害是否是“人的安全”考量的范畴，学界的争议是明显的，如阿米塔夫·阿查亚等学者采用一个更为宽泛的人的安全的定义，将自然灾害列于考量的范畴；此书作者则提出了一个相对狭义的界定。

义是,消除了人的安全与国家安全的紧张,两者是相互内在关联的。如此,人的安全既体现了“把人放在安全研究的中心”这一规范性假设的落实,又为国家安全或军事安全保留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同时也为有组织地对个体伤害行为实行国际干预提供了合法性依据。

“人的安全”泛化的“三种陷阱”

本书直接以“人的安全向何处去?”为题对人的安全的未来走向进行了批判性的展望。当安全的威胁范围较大程度地从军事武力的威胁扩展到了经济剥夺、生态灾难、致命疾病和性暴力等,就产生了“人的安全”概念的过度延伸及可能带来的后果问题。虽然对个体的安全化导致了“人的安全”在政策制定上受到重视,人的保护在实践中得以实施(诚如作者所强调的“赋予个体以安全特权,促进了诸如禁止地雷和小武器运动等”),但是人的安全边界之宽“几乎可以覆盖每一个能够想象到的影响人类的弊端”,所以作者担心这会导致某种程度的“错误的优先权”、“混淆的不安全归因”、“解决方案的军事化”缺陷。我暂且称之为“三种陷阱”。

第一种“陷阱”是因泛化而无重点。对某议题贴上“安全”的标签,就意味着该议题具有某种优先权,那么当与个体相关的一切都与人的安全相关联时,什么才不是安全问题呢?作者认为把一切不安全因素堆在一起是没有价值的。

第二种“陷阱”是因泛化而混淆成因。泛化会使因果关系模糊,从而带来不同安全问题的成因分析的困难,也会降低人们对“人的安全”根本成因的可理解性。作者认为,不贴上“安全”标签也同样可以实施人权保护和公民权保护,对人的权利的“安全化”反而有可能影响人权的保护。

第三种“陷阱”是因泛化而为武力干预提供借口。冷战期间两个

超级大国的军事武力干预已被“复制”到了地区层面，而当“人的安全”一旦成为主要的安全话语，安全趋向了一种个体主义还原状态，因而在国家间军事武力干预被淡化的同时，国家内的政治问题或社会经济问题、或国家对非国家行为体的军事武力干预则反而可能增加。

因而，讨论国家安全与人的安全的关系，或者讨论如作者所认为的国家安全优先下的“人的安全”的走向，必须弄清：人的安全是国家安全的一种补充，还是国家安全的一种平衡？是国家安全的一种转向，还是国家安全的一种替代？本书的作者认为，安全概念是在国家占统治地位的安全语境下作为非既存术语被创造出来的，所以这一理念所面临的现状是国家安全在政策实践上以及在国际关系教学与研究上占据优势甚至是占有“特权”。如在2003年与2004年的八国集团首脑峰会上，人的安全理念并未取得共识；至今为止，大多数学者仍然继续着国家安全视角的思考。虽则把人类整体和个体作为安全指涉对象是对传统国家军事安全的超越，因而是安全维护的一个历史性进步，尤其是把国家安全建基于内部的个体安全之上，是安全向人的一种回归；但当选定某一群体或抽象个体（如妇女、儿童、流离失所者等）作为安全指涉对象时，它存有“减少其他类型个体要求和价值的风险”。同时，作者认为，当我们承认“人的安全”是关于保护个体免于受他方策划的有组织的暴力的侵扰时，谁来保护安全的问题又凸现出来了。作者认为无论是把国家视为安全的最终目标，还是把国家视为不再是安全的主要提供者，都是在走极端，都会坠入对人的安全的不良应对的“陷阱”。

此书与本译丛中另一著作《人的安全：概念及应用》属于同一个研究范畴，此书带有浓郁的思想史色彩，后者则偏重于“论”并提供了一个基于亚洲的视角。两者既有交合又有争锋，供读者阅用、批判。

作者序

本书的撰写出于两个目的：其一，让大家进一步了解人的安全的理念、渊源以及冷战后期它在国际关系中凸显的缘由；其二，探讨联合国塑造国际规范的路径。本书是联合国思想史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此项目在纽约城市大学教授托马斯·魏斯的指导下开展。

首先，本书认为，“人的安全”理念的出现是特定历史阐释的产物，它解释了国家与个体这对历史久远的关系、国家与人民对彼此的期望，以及个体自治与国家利益的界限。对思想史的比较分析表明，这些问题具有普遍，它们不仅仅是西方社会所讨论的话题。不同的社会对此有不同的答案，但问题始终是一样的。人们存在着一种对基本原则的普遍认同，特别是人类应该从专制和有组织的暴力中解放出来，以及国家有义务保护它的公民。

第二，本书分析了那些涉及国家行为且已被接受的规范在国际社会中缓慢演变的进程，这个过程有助于我们理解国家主权。

第三，本书认为联合国在国际关系的规范性演变中起到了核心的作用，它是各国建立共识的平台、变革的倡导者和作为规范性参考的法律渊源。“人的安全”这一案例既展现国家及其组织之间的创造性互动，也展现了公民社会中的行动主体促进规范变化的总体过程。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发现安全概念在“深化”和“扩展”时存在着概念上的挑战与风险：我们同意安全的最终指称对象是人，但对任何影响他/她

的一般福祉来说，我们对这一概念的不加批判的横向扩展持保留意见。

很高兴，本书能以中文出版。中国是联合国核心成员之一，在国际社会中具有重要地位。现在，西方社会有种倾向，认为我们（西方）的观点和参照是普遍的，但事实并非如此。规范改变所取得的成功需要中国以及国际上其他新兴国家的积极参与。

最后，非常感谢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此书，感谢余潇枫教授组织了该译丛项目以及张彦博士所作的翻译。我们热切期盼中国学者对我们关于联合国以及人的安全叙述的接受和反馈。

奈尔·麦克法兰 云丰空

2010年8月28日

Preface

This book has two purposes. One is to further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cept of human security, its roots, and the reasons for its emergenc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The second is to enquire into the ways in which the United Nations shapes norm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book was written as part of the much larger UN Intellectual History Project, headquartered at the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under the direction of Professor Thomas G. Weiss.

The analysis illustrates that the emergence of human security is a specific historical illustration of a very long historical conversation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tate and the individual, what states can expect from people, and vice versa, and what the boundaries of individual autonomy and *raison d'état* are. This conversation is not simply a Western on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historical thought shows that these questions are universal. Different societies come out with different answers, but the questions are universal. And there appears to be widespread agreement on certain fundamentals, not least that human beings ought to be free from arbitrary and systematic violence and that states have an obligation to protect their citizens.

Secondly, the analysis suggests the slow evolution of interna-

tionally accepted norms concerning the behaviour of states in respect Third, the analysis establishes the central role of the United Nations in normative evolu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s a forum for consensus-building by states, as an advocate of change, and as a source of legitimation for normative preferences. The case of human security also illustrates the creative interaction between states and their organizations on the one hand, and civil society actors on the other in generating normative change. To be sure, we have also sought to incorporate a discussion of the conceptual challenges and risks associated with the “deepening” and “widening” of the notion of security: we agree that the ultimate referent of security has to be the human being, but we have reservations about the uncritical horizontal extension of the notion to include anything that impacts on his/her general well being.

We are particularly happy that this book has been translated for publication in Chinese. China is a central player in the United Nations and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as a whole. There is a tendency in the West to assume that our ideas and preferences are universal. That is not so. Success in normative change requires the active participation of China and other rising states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We are very grateful to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for publishing the book, to Professor Xiaofeng Yu for organising the project, and Dr. Zhang Yan for translating it. We eagerly await the reception and response of our Chinese colleagues to our account of the UN and human security.

S. Neil MacFarlane and Yuen Foong Khong

2010. 8. 28

前 言

至今为止,关于联合国大家庭的历史还没有人进行过全面综合的描述,这很令人惊奇。的确,一些基金会和专门机构已经或正在撰写它们的机构史,但这也是最近才出现的。事实上,这只不过是所有公共组织都应该做的,尤其是那些要对国际负责的组织。它们还应该花更多精力来整理它们的档案,从而使独立研究者们也可以客观地记录和分析该组织的努力、成就和不足。所有这些都是过去的半个世纪中全球治理记录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

面对这样一个重大遗漏——它对学术和政策文献有重大影响——我们决定开始写一段“思想史”,也就是关于联合国萌发和培育各种理念的历史。读者将不会感到兴趣索然。其实我们行动背后的动机很简单:在人类进步过程中,思想和理念是一种主要推动力,也可以说是世界组织最大的贡献之一。

联合国思想史研究项目(The United Nations Intellectual History Project, UNIHP)始于1999年,它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项目,主要在纽约城市大学研究中心的拉尔夫·本奇国际问题研究所(Ralph Bunche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进行,在日内瓦也有联络处。我们很感激联合国秘书长和其他工作人员以及学者、分析家和政府的大力支持。同时我们也非常感谢一些国家政府、组织的慷慨解囊,他们分别是荷兰、英国、瑞典、加拿大、挪威、瑞士和日内瓦共和国;

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麦克阿瑟基金会；纽约卡内基集团以及达格·哈马舍尔德与联合国基金会。这些支持保证了我们思想上和财政上的完全独立。相关细节和该项目的其他信息可以查询网站：www.unhistory.org。

联合国工作可以被分成两大部分：一部分是经济和社会发展，另一部分是和平与安全。联合国思想史研究项目，已就第一部分中的主要议题出版了 14 卷书，如果资源允许的话，将会就后一部分内容中的主要议题继续出版 3 卷。这些书将以丛书形式在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出版。另外，这个项目已经完成了一份口述历史的采集，收录了对 73 位在萌发和培育各种联合国理念中，曾经起重要作用（有时候甚至是阻碍作用！）的人进行的详细采访。在《联合国之音：寻求发展与社会公平》中有这些采访的选录。这一项目不同书目的作者，包括这一卷的，都引用了这些采访内容来强调他们书中的重要观点。口述历史的全部内容也将会在这个项目接近尾声的时候以电子稿的形式与大家见面，用以帮助其他研究者和世界各地对此感兴趣的人士。

组织一项研究没有单一的方法，像这样一个大型的项目更不可能有。联合国的历史是按主题组织起来的——从贸易、金融到人权，从跨国公司到发展援助，从区域视角到环境生态平衡。我们为每个主题挑选了世界级的专家，书中所有的论点都由作者负责，他们的名字会被印在封面上。所有作者都有自由和责任来组织他们自己的洞见、分析和表述。我们作为项目的主导者以及同行评论，所提供的指导是为了保证在描述中的准确和公平，其涵盖方面包括这些观点在联合国体系内的来源、发展、传播以及后续。我们相信未来的分析者将会在我们这个系列的基础上继续努力，走得更远。我们的联合国思想史研究项目描述了联合国在思想理念方面做出贡献的历史，这是前无古人的，但相信后有来者。

《人的安全与联合国：一部批判史》是我们这个系列中的第八卷——从某种角度来看也是最具挑战和涉及面最广泛的一卷。奈尔·麦克法